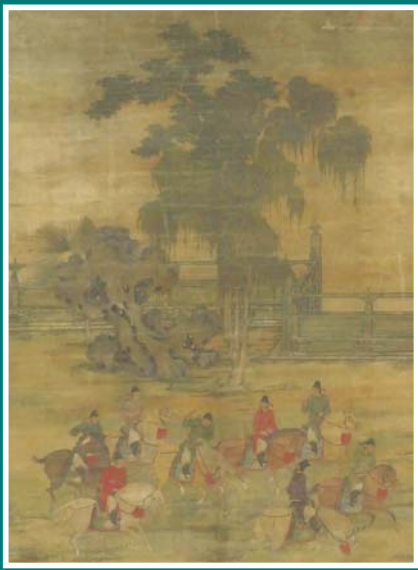




清代陈枚《月曼清游图》册页



五代赵岳《八达春游图》

【观画所得】

古画里的清明之美

□魏益君

清明，这个承载着慎终追远与踏青赏春双重意蕴的节日，在古人的笔墨丹青中，化作一幅幅灵动的画卷，将清明的诗意与生机凝固于绢帛之上。展阅那些尘封的画卷，便能从一幅幅古画中，窥见古代清明时节的独特风韵与美学意境。

《八达春游图》是五代后梁画家赵岳的传世名作，此画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赵岳喜绘画，尤工人物，格韵超绝。善画人马，俊挺有气格，但流传至后世的画作甚少。《八达春游图》的画面以八位头戴官帽、身着红紫官服之人纵马游春为主线，将清明时节的生机与闲适融为一体。画面中，垂柳依依，草木新绿，一块灵石点缀其间，与八匹神骏矫健的马匹形成动静对比。画家以细劲的线条勾勒人物与马匹，马匹错落有致，或轻步，或嘶鸣，或低头，姿态各异，仿佛能听见马蹄踏过草地的轻响。八位骑马者或顾盼召唤，或挥鞭督行，衣冠端庄却神情轻松。这幅画不仅是对春日游宴的记录，更是五代时期文化与自然审美交融的见证。

如果说《八达春游图》展现的是男子的豪迈，那么清代画家陈枚的《月曼清游图》册页中的“杨柳荡秋千”一开，则描绘了宫廷女子在清明时节的婉约之趣。此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陈枚早年与兄陈桐赴京师研习宋元名迹，雍正至乾隆年间参与宫廷集体创作其《月曼清游图册》采用西洋透视法，描绘宫廷女子四季生活。“杨柳荡秋千”的画面中，杨柳新绿，



清代宫廷画家冷枚《荡秋千》

红杏初绽，仕女身着修长轻盈的衣衫，在秋千架上身姿轻盈，仿佛与春风共舞。秋千架下，其他仕女或围观欢笑，或推搡助力，整个画面充满了欢快活泼的气息。陈枚以工细流畅的线条与亮丽鲜活的色彩，既承袭了宋代院体画的严谨，又融入了明代唐寅、仇英的秀逸，更以西洋焦点透视法增强了画面的立体感，使宫廷的春日欢歌跃然纸上。

同样是描绘荡秋千的场景，清代宫廷画家冷枚的《荡秋千》则呈现出另一番热闹景象。冷枚是山东胶州人，擅长人物，兼通山水、花鸟，作品融合西洋透视技法与传统工笔，风格工整妍丽。《荡秋千》中仕女衣袖流线自然，色彩清新雅致，秋千之上两位女子裙袂翩翩，宛若仙女降临人间，充满了动感与活力。与陈枚的宫廷题材不同，冷枚的《荡秋千》更贴近市井生活，女子的笑容与姿态透露出清明时节民众的放松与喜悦。冷枚作为融合中西技法的宫廷画家，其笔下的秋千之戏既保留了传统仕女画的柔美，又通过色彩与构图的创新，赋予画面更强的现实感，成为清代清明题材绘画中的一抹亮色。

三幅古画虽题材各异，却共同展现了清明时节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共生。《八达春游图》中，骑马之人的游春与垂柳、灵石、新绿构成一幅生机勃勃的春日图景；《月曼清游图》之杨柳荡秋千，宫廷嫔妃的秋千之戏与杨柳、红杏相映成趣，将自然之美与人文之乐融为一体；《荡秋千》中，市井仕女的欢声笑语与秋千架下的春风共同编织出清明时节的市井诗意。这些画面告诉我们，清明不仅是祭奠先人的节日，更是拥抱自然、享受生命的时刻，自然与人文的交融，正是清明之美的核心所在。

欣赏《八达春游图》，仿佛能听到马蹄踏过青草的轻响，感受到春风拂面的温润，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出游，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展现。在五代那个战乱频仍的时代，画中所描绘的这份从容与闲适，显得尤为珍贵。欣赏《月曼清游图》，则让人看到清明习俗在宫廷中的雅致呈现。《荡秋千》则让人感受到清明时节的勃勃生机，秋千的起落，仿佛是春天的脉搏，充满了生命的律动，由此不禁想起“墙里秋千墙外道”的诗句。清明之美，不仅在于景，更在于人。人与景的和谐交融，才构成了这一幅生动的春日画卷。

(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

□邢新峰

乙巳年初冬，偶然机缘路过河南民权，途中见“庄子故里”的招牌沿路矗立。行至县城里的一处公园，眼前的景象让我莫名生出几分亲切，又夹杂着些许诧异。

此处名为“庄周文化公园”的地方，暖阳斜照间，中心立着一尊高大的庄子石雕像。雕像青灰底色，庄严肃穆，庄子左手持竹筒卷册，右手自然垂立，须发飘飘若凌风，睿智的眼眸望向远方，不知是世间百态，还是天地大道，惹他陷入沉思。我生在东明，长在东明，我们东明素来也被称作“庄子故里”，此番异乡见故贤，恍若他乡遇故知，望着这尊雕像，心底的亲切感悠悠翻涌。

可诧异也随之而来：东明庄子故里，也不是空有其名——县城北11公里的菜园集镇，有紧挨黄河大堤庄严肃穆的庄子观，有烟火与文气相融的庄周文化广场，还有世代聚居、自称庄子后裔的庄寨村；县城东10公里的东裕洲屯村，相传是庄子曾任“漆园吏”的故地；庄子“钓于濮水”的濮水，悠悠淌过东明的土地；县城东有南华公园，以庄子《南华经》为名；就连东明流传的“庄周梦蝶”等传说，也早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民间口耳相传，生生不息。

那么民权，又因何被称作“庄周故里”呢？心中存着这份疑惑，查询一番之后，感觉民权被称作“庄周故里”亦有史料支撑。《史记》中记载庄子为“蒙人”，《汉书·地理志》所载梁国蒙县的地理位置，恰与如今民权县东北部相合。民权县庄子镇有庄周胡同、庄子井、庄子墓等留存至今的遗迹；2000年，民权县的“庄周故里”被河南省公布为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般层层佐证，让民权的庄周故里之名，容不得轻忽。

从庄周文化公园出来，一抬眼，便见斜对面有一家宾馆，招牌上赫然写着“梦蝶酒店”，同行之人相视一笑，皆觉巧极。我们东明有“梦蝶酒店”，民权竟也有，一字不差，想来皆是取自“庄周梦蝶”的典故。这小小的巧合，恰印证了两地对庄子文化的偏爱与推崇——既然都有“梦蝶酒店”，那想来民权也该有“梦蝶路”“南华路”“逍遥路”这类取自《庄子》的街巷吧。午饭时问及饭店老板，果不其然，民权的街巷间，也处处可见庄子文化的印记，与东明的街巷命名遥相呼应，像是一场跨越百里的文化共鸣，无声却动人。这份共鸣与满心的好奇，彻底改变了我们原本的行程。饭后稍作休整，我们便驱车，向着民权县东北部35公里之遥的庄子镇而去。

几经辗转，终抵庄子镇青莲寺村的庄子广场，微风轻拂不燥，松柏长青凝着苍翠，在时节与气候的更迭中兀自挺立；一旁村民垦种的蒜苗、油

菜，也鲜灵地铺着新绿，生机盎然。杨树枝头，一群喜鹊“喳喳”啼鸣，声线高亢嘹亮，为这静谧的乡野添了几分鲜活。广场紧挨着乡居民舍，朴素的院落，幽静的巷陌，氤氲着最亲切的烟火气息，恰合了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哲思。

广场东南，一方高大石碑被玻璃罩悉心保护着，岁月侵蚀，字迹已斑驳模糊；旁边有一口井，井边立着“庄子井”的石碑，碑背有文：“此井原深数丈，井壁坚如文石，光泽似墨玉，泉清而味甘，为庄子汲水处，故名庄子井。后几遭黄河水患，历经屡次整修，保存至今。”寥寥数语，是为这口井作的短记，默默诉说着与庄子相关的悠悠过往。北面又一石碑，为河南省人民政府2000年9月立的“庄周故里”碑。广场西隅立着庄子雕像，仙风道骨，依旧左手持竹筒册，“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目光炯炯凝望着这方天地，似仍在冥思宇宙万物的真谛。

在此只是抒发一时之感，并不是扬此抑彼，亦非厚此薄彼，也不是要像对待真假美猴王一样要决出真假，分出哪里才是真正的庄子故里，而是想说，山东东明、河南民权，包括也称为庄子故里的安徽蒙城，本就无需相争。庄子一生，仅仅做过漆园吏微末小官，生前并非战国时代的“显学大咖”，其“无为而治”“齐物论”“逍遥游”偏哲学思辨与出世思想，当时并未成为官方推崇的主流学说，名气也难以向朝野普及。庄子一生隐居，不仕诸侯，不周游列国，甚至刻意避世——拒绝楚相之聘、隐居濮水垂钓、死后拒绝厚葬，他没有通过“干谒诸侯”“广收门徒”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始终保持“藏于民间”的状态，加之史料古迹多有湮没，这或许就是庄子籍贯不够确定的原因吧。

东明、民权、蒙城三地各有各自关于庄子故里的史料记载、文物实证、文化传承，除却那份真挚的庄子情结，或许也都冀望借庄子文化提升本地知名度、丰富文化内涵，进而赋能文旅发展。与其纠结于哪里才是真正的庄子故里，倒不如抛开争议，三地携手整合史料实物，共研共传庄子文化并进一步发扬光大，才是对这位先哲最好的纪念——毕竟，比起争“哪里是故里”，让庄子的逍遥思想、处世智慧被更多人知晓、传承，才是更有价值的事。

就三地的地理方位而言，彼此相距不远。庄子生活在黄河中下游黄淮一带是确定的，他或许在这三地都生活过那么一段时间，给三地都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和深刻的影响。这份看似“争”，背后藏着的，何尝不是三地对庄子文化最深的珍视与执着的守护？

返程时，夕阳西下，将豫鲁交界的田野染成一片金红。回望庄子镇，那方石牌坊在暮色中若隐若现，与东明的庄子观遥遥相望。

【史地新知】

从庄子故里到庄周故里

人文投稿邮箱：qlwbxujing@sina.com